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名物鈔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集傳名物鈔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集傳名物鈔八卷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王柏而醇正過之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圖移甘棠何彼襛矣於王風而去野有

死屬使旨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之數師心自用竄亂聖經殊不可訓而譏篤守師說列之卷中猶未免門户之見至柏所删國風三十二篇譏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吳師道作是書序乃反謂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於譏深致不滿是則以不狂為狂非譏之失矣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

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曰鈔葢以此云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説師道既為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為成書鄉閭屢以示子而一二説亦厠子名於其間子曷有以播其説師道竊惟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删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

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缺失次者爾是詩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汛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

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温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黄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

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傳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黙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轡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葢聞夫子三

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辯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盖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

公之謹重慮夫啟其末流破壞之獘然卓然有見竊疑
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
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
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至
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已卯六月戊子朔友生吳師道序

詩集傳名物鈔卷一

元　許謙　撰

綱領○大序孔頴達疏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和胡卧反

後凡孔頴達疏雖引他書但云疏若今自引它經而下逮疏𡨥則它書之疏也餘所引書皆放孔疏例○二疏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亡國則國亡而世絶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傳疏

山於反數色角反

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為歌聲安舒而樂易聽其音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為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其上之煩苛怒其上之暴虐故發為歌聲怨恨而忿怒聽其音之怨怒則知其世之亂矣求其本則以為政之乖繆於常道故也亡國之人哀其危亡思其愁苦故發為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

哀思則知其國之必亡矣推其因則以民困窮
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存將必亡者也
疏莫近於詩言詩最近之餘事莫先之也公羊傳
莫近於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傳艾音
刈○朱子語録問謂周公為先王恐讀者有疑曰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
則失其實矣○語録風雅頌是詩人之格是樂章
之腔調如言仲吕調大石調之類風雅頌名既不

同其聲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曰詩有是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采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美惡○傳分扶問反○語録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說振振公子一箇

對一箇說葢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比則却不入題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

而味長○語録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非賦便是比非比便是興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緯于貴反串古患反○子金子下以風刺上風字只作平聲讀意好○語録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爾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疏動聲曰吟長言曰詠○書子金子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教冑

子之事詩言志至律和聲典樂之事然教胄子亦以樂也○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瞽矇掌諷誦詩掌九徳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注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為大師教之詩教瞽矇也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脉矇謂矇矇然有眹脉而無見也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

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靈臺䟽瞽即今之青盲

大音泰瞽音蒙眹直忍反○史記九九八十一以

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徴三分益一七十二

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

四以為角漢律歴志黄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

分林鍾益一上生大蔟三分大蔟損一下生南吕

三分南吕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

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賔三分蕤賔損一下生

大吕三分大吕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三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吕西山先生蔡元定李通律吕本原黄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歴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黄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

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鍾之實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故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大蔟八寸南吕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鍾四寸六分六釐蕤賔六寸二分八釐大吕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吕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是則宫及黃鍾最長故聲濁羽與應鍾最短故聲極

清也大音泰蔟千候反洗穌典反應於証反蕤如追反亡音無射音亦中音仲〇周禮傳閒古莧反〇論語傳漬疾賜反〇語錄問詩可以觀論語集注考見得失是自已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跡之得失因以警自已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注云怨而不怒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辭委曲柔順不傷地疾怒〇三復之三息暫反妻七計反〇語錄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

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思中來終無益○上蔡泥奴計反掇都奪反

國風一

傳○肄羊至反

周南一之一正一

傳○雝於用反辟蒲亦反○子金子通鑑前編棄為

唐虞后稷佐禹治水教民稼穡堯封於邰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戎翟
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路史謂稷生
㠯藂藂㠯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漢劉敬傳
亦曰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案世本自公劉歷慶節
皇僕差弗偽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組
紺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狄人侵之去之
岐山之下居焉自稷至亶父葢二十餘世矣史記

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鈌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
世遂爲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自夏歷商凡四
十五世而后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其亦誤矣古
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旁國多歸之古
公生王季歷王季即位數伐戎有功商帝乙賜之
圭瓚秬鬯爲侯伯王季薨而文王嗣爲西伯伐密
須而徙都程又伐崇作豐邑而徙都之邰湯來反
窋竹律反犛與邰同盩吉典反組子古反紺古暗

反盩之由反攢才旦反〇王應麟伯厚詩地理攷異郡國志美陽有周城括地志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左傳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即大王城郡國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岐山縣置湋川縣貞觀八年改為扶風湋音韋

愚案邰在漢京兆武功縣渭水之南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斄城不窋之居在唐慶州之地州東

南三里有不窋城豳即邠州豳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公劉居邠當夏桀之世堯之八十一載治水功成而封后稷至公劉遷邠歷四百八十餘年后稷受封之時計已年老而公劉遷後又未知幾何年而終惟不窋竄兩世處公劉后稷之間而歷年之久如此則史記之失不言可知矣古公之遷也自邠而東南二百五十里至岐其半有梁山踰山而南即渭水也

循水可以達岐其遷當殷王小乙之世后稷初
封其國則謂之邰不窋之徙不知何以名其國
公劉之國則謂之豳至古公遷岐之後始號爲
周爾王季之薨當在帝乙七祀丙子之歲其明
年丁丑文王之元年也文王之三十一年商紂
即位四十一年囚於羑里四十三年紂釋西伯
而使專征伐四十六年徙都程四十九年甲子
徙豐是時文王葢已九十六歲逾一年而薨矣

然則二南之詩正作於都岐之日而分周召之治亦在都岐之時以岐爲周召采邑則在都豐之後歟

史記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次弟大姒子十人周公居四勝殷之後封於魯留周輔政食邑於周而以子伯禽就封成王十一年公薨葬於畢諡曰文支子世邑於周○召實照反奭音適采倉代此字二反鎬胡老反莞古滿反鄠侯古反

關雎一周南 文王宫中之人言文王后妃之德

經○東萊先生讀詩記后妃之德坤德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萬化之原一本諸此

關雎之詩兼美文王后妃之德而尤歸重於文王雎鳩之取興為其摯而有別也關關而和鳴也既曰摯別而和則非專指一人而言固可見其一端矣君子有德有位之總稱意謂吾君子

有聖德惟得有德之女乃可為配蓋非文王之聖德則不能擇后妃之淑女非后妃之聖德則不足以配文王之君子今窈窕之淑女始可為君子之好逑觀此兩詞則主於文王而言尤可見矣於其未得之也寤寐思之至於不遑寢處夫以宮中之妾御欲為君子得配以為我之内主而思之如此其切是絶無妬忌之萌是時宮中未被后妃之化非文王之德有以化之能如

是乎及既得之也其容儀性行足以服衆心而副前日之所望故惟琴瑟鐘鼓以娛悅之觀友樂之為言可見后妃不以崇高之位自亢有豈弟和柔欣然逮下之意故宫中之人得以友之樂之而上以端莊臨下下以恭謹事上之心悠然見於言外此則后妃之德化於人者而亦見平日漸清文王之德之深也且寤寐求之而輾轉反側思之切而近於哀矣然宫中之人所自

哀娱之以琴瑟不足而又繼之以鐘鼓可謂樂矣然亦宮中之人所自樂后妃皆未嘗發於情欲之感燕私之好於文王無與焉故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荇起興取其柔潔○或曰朱子以關雎之詩文王宮中之人所作真有合於夫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旨矣然詩疏以文王娶太姒在十三四時大戴禮亦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抑文王生知之聖其德固足以

化於家矣然年方幼冲宮中乃先有琴瑟鐘鼓之設宮妾之盛而爲君子思其配至於輾轉反側若不可少緩者則文王無乃邇聲色之太早乎曰非然也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成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說者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稱元年九年而卒武王繼立上冒文王之年至十三年而滅商又七年

而崩史記亦謂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故其年數如此○歐陽子曰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及滅商而有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子金子曰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哉且如其言則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
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
理所必不然也文王世子合古書數篇為一篇
其篇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終而此章於上下
文無所繫此必俗傳之傳會耳然則史遷安國
同得於西漢之傳聞而二戴記禮同出於未審
疏詩者又緣此以為說也今以先儒辯析已定
之論文王未嘗改元十三年實武王即位之十

三年既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則是文王二十四而生武王自可釋文王生子之蚤之疑矣但武王生子之遲則不可通也況太公以文王四十三年歸周時文王年已九十則武亦六十有七矣不知復幾年而始娶邑姜又豈理耶故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其說必有所自來為可信也曰若是則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又有同母弟八人子何以知

其必然亦他有所證耶曰以二者之言揆之事理擇其所長不得不從竹書爾大明之詩周公所作也其陳序王季文武前後次第井然甚明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初載即文王即位之初年也蓋上章既言文王小心事上帝而受方國矣而此章之端則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繼曰文王初載則所謂天命之集者正指

文王之身也其下章親迎于渭造舟為梁皆其自為無受命於王季之意况周之世于始為造舟其後豈得遂定為天子之禮乎是既為君而親迎明矣文王四十七即位居喪三年其娶葢在五十之後先已生伯邑考則六十三而生武王理亦有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太姒之年少爾比以經為證者一也皇王大紀謂王季百歲是五十四而生文王也通鑑外紀

謂太王百二十歲尚見文王之生是六十五六而生王季也則是太王王季之娶皆遲又何獨疑於文王邪此以史為證者二也蓋太王王季文王皆賢聖之君而太姜太任太姒又皆賢聖之配淑女之擇固未易得所以有是歟由是觀之則關雎之詩從今說可以判然無疑矣

傳〇一章語録王雎見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雌雄常不相失亦不曾相近立處須

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一家作猛摯説謂雎鳩是鶚屬鶚是沈鷙之物無和樂意蓋摯與至同言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是樂而不淫意○鷖烏兮反跳鳬似鴨而小長尾背有文又曰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鷖鷗也○別必列反乘食証反閒音閑跳幽閒幽深而閒靜○太姒有莘國之女地理攷曰莘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處昌與反此句是足興意非管好逑也逑見匡解

和樂恭敬只就摯而有别說上兩句○匡衡之言形乎動静以上專釋窈窕淑女貞亦幽閒之意是窈窕也淑即經淑字不貳其操言常勁貞潔而無間也情欲之感則有褻狎之容而貳於貞宴私之意則生惰慢之氣而貳於淑無介不形則實能致之而不貳其操矣夫然後以下釋

君子好逑

白虎通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

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六紀為三綱之紀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

二章李氏樗迂仲講義荇菜花葉似蓴毛氏傳荇菜以事宗廟䟽周禮四豆之實無荇陸璣䟽謂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謂即煮

詩中託物起興雖於下言之事多不相關然凡言采取之物亦必本自有所用如采荇雖不須言薦宗廟然荇自是可案酒者故人曾采而詩人亦言之若無所用而人不采則詩人亦不言也後凡釋其物爲其用者皆謂其物所常用非

必關於詩也

三章亨普庚反○詩記芼則以熟而薦之也芼以

薑桂嚴粲坦叔詩緝芼之謂爲羹内則芼羹注云

菜○陳暘樂書琴或謂伏羲作或謂神農作或謂

帝俊使晏龍作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

廣六寸象六合弦有五象五行腰廣四寸象四時

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㣲十三象十

二律餘一以象閏鎣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

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又云大琴二十弦中琴十弦小琴五弦舜彈五弦之琴或謂七弦自陶唐時有之或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或謂文武各加其一○樂書瑟或謂伏羲作或謂神農畧龍作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瞽瞍判為十五弦或謂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之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為二十五弦益五十弦大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弦十五弦小瑟也有頌瑟長七尺

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盖即中瑟也○樂書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虞夏之時大謂之鏞小謂之鐘周制大謂之鐘小謂之鎛虡縣一鐘謂之特鐘一虡十二鐘謂之編鐘堂上擊黄鐘特鐘而堂下編鐘應之鎛伯各反虡求許反○樂書鼓始於伊耆氏少皥氏冒革以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周禮鼓人教六鼓以晉鼓鼓金奏晉

鼓長六尺六寸此常樂也餘五鼓各有所用

二章謂本其未得而言下云則當左右流之則當寤寐求之三章謂據今始得而言下云則當采擇亨芼則當親愛娛樂宜去四當字則於本據二字意為順○題下匡衡言品物遂而天命全是兼人物而言謂此效皆原於昏姻之正也

下理萬物之宜上應此句

序○姆莫候反珩下庚反璜胡光反琚紀余反瑀于

矩反中節之中竹仲反

朱子分出大序而别留小序愚謂自后妃至用之邦國下接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是關雎正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國風序關雎麟趾至王化之基是二南序

葛覃二周南 后妃自作絺綌賦其事及歸寧之意

經○一章毛氏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縟者○二章毛氏莫莫成就貌○詩緝婦人驕侈之情何

極茍萌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服之無斁可見后妃之德性後世后妃以驕奢禍其族皆厭心為之

此詩蓋后妃已成絺綌之服將歸寧而追賦之也春葛方盛未可刈濩之時后妃已念念於此往而觀之見黃鳥飛集和鳴於叢木之上於以見和氣薰蒸物各得所之意及葛之成也即刈之濩之以為絺綌絺綌夏服也夏深葛成而方

刈既成服而服之可見勤於女事不失其時及將歸寧則必謀之姆師告之夫君至於澣濯微事亦且咨詢而不置其勤儉恭謹之德備見於詞氣之間則文王刑于寡妻之效尤著於此矣

傳○一章爾雅巽葛生山澤間蔓延牽其首至根可二十步○䟽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䟽皇黄鳥黃鸝留一作黄離留或云黄栗留幽州曰黄鸎又名倉庚商庚鵹黄楚雀齊人曰摶黍○摶徒端反

一鳥十一名○二章厭於驗反垢古后反○三章毛氏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毁教於公宫三月祖廟既毁教於宗室䟽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女出嫁姆從之女子自少常教習故曰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宫教成之耳姆莫候反○陸德明釋文擱而專反煩擱猶挼莎也挼奴禾反莎素禾反去丘吕反○周禮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注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成章曰摇闕者屈也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如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揄翟畫摇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而翟數皆十二鞠衣黄桑服也薦於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賔客褖衣御於王及燕居褘玄揄青闕赤鞠黄展白褖黑公之夫人褘衣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

夫人闕狄其翟如夫之命數其下內外命婦鞠衣

則九嬪孤之妻展衣則世婦卿大夫之妻緣衣則

女御士之妻也上皆可以兼下褘音暉揄音搖鞠

居六丘六二反展張彥反緣當為褖吐亂反翟音

狄翬音暉

此詩前二章雖各三句連文而每二句一韻前

二章上二句皆無韻而每章中二句萋飛莫濩

私衣皆是韻二章三章下二句絺綌否毋換韻

惟前章以啙叶雞連上韻後章以歸連下韻如此已覺可讀恐不必叶谿數爲却藥上連濩字

卷耳三章周南 后妃作文王拘幽時也 吳古

經

此詩雖賦體然皆設辭反覆託意以見憂思爲皆直道其事故不可爲比興卷耳易得頃筐易盈采采非一而又不盈者志不在此也及懷人之深發爲嗟嘆則遂不顧而棄之大道之傍矣

思人而不得見於是欲升高望遠則馬病而不可升焉豈果病哉守禮義之閑不可得而往也乃姑酌金罍之酒聊以自解長念之心耳其下申此意而甚之之辭也馬始也病今則甚而色變矣酒之在罍我酌之也猶有度今以大觥而自酌憂愈深而驅之欲愈力也然酒豈果能攄此鬱積之思乎終欲往望則僕夫亦病矣葢文王拘幽之際臣民有奔走之勞真有至於病

者至此則將云何乎惟有長吁而已矣葢其思雖切而無邪憂雖深而不過而一倡三歎之中至誠惻怛之心不悖禮義之則洋溢於言語之表非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

傳○一章詩記據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今人麴蘖中多用之○枲思禮反○毛氏頃筐畚屬詩緝畚箱箱之小而偏者葢哆口籃○舍音捨復扶又反○二章罷音皮○疏罍以梓為之大一碩

崔嵬土山戴石砠石山戴土此從毛氏爾雅石

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二説正相反愚恐

爾雅為是葢崔嵬字上從山砠字旁從石有在

上在外之意

三章兕徐履反紐音切今更為序姊反則易求得

音之正○疏爵有五自一升至五升觵在五爵之

外其容七升以兕角為之有刻木形似兕角者葢

無兕角則用木也釋文一云容五升爾雅疏兕角

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題下貞靜言欲出而不出專一言反覆思文王

不置○姜與久反

樛木 周南四 衆妾稱願后妃

經○子金子上二句興而比下二句樂而頌

傳○一章疏藟一名巨荗似燕薁延蔓生葉艾白色

子赤可食本草名千歲藟一名虆蕪蔓延木上葉

似葡萄而小冬惟凋葉荗古胡反薁於六反○二

章詩記荒跣覆也○奄衣檢反

螽斯五周南　衆妾頌子孫衆多

傳○詩緝爾雅云蛗螽蠜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說蛗螽即蝗也蠜也螣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蜤螽蚣蝑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蛗螽非蜤螽也毛氏誤以此螽斯為蚣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為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故以為比斯語助猶鸒斯鹿斯也春秋書螽即蝗也呉正傳斯

螽股鳴者也此傳謂相切作聲亦混為一物之誤既釋蔑蔑為羣飛聲則是飛時其翅有聲今見蝗羣飛則有聲不見切股作聲也阜音阜螽音煩滕音特螢音斯蚣斯容反蝑先居反鱻音預○處昌呂反

序

序有言若螽斯不妬忌一語鄭氏遂釋云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爾自後說詩

者多為此所惑今但以言若螽斯絶句屬上文以不妬忌歸之后妃而屬之下文意自可通但語拙耳子金子之意云

桃夭六章周南 詩人見親迎者 興

經

一章言華二章言實三章言葉自華而有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莫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

同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
人則於其室家又胥教訓風俗安得不厚乎
傳○一章少詩照反○詩綽灼灼鮮明貌毛以為華
之盛謂盛故鮮明非訓灼灼為盛
案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
故謂喪禍之變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
疏喪禍之故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毛傳

東門之楊篇謂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彼以刺昬姻失時而作故謂不及秋冬而至於春時疏明謂秋冬為昬無正文而旁引荀子家語為證賈公彦疏周禮破其說而引豳詩殷頌易春秋夏小正之說以正毛氏孔穎達之失甚明故朱子於此特引周禮之文以見昬姻之正時也中直

用反

李氏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

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

兔罝周南七　詩人美賢才衆多

經○一章椓陟角反○李氏中逵人所見之地肅肅可也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其人可知矣○子金子綦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兔罝之詩辭意最為脗合計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夫肅肅敬也赳赳約也與糾同罝兔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約

束之度此閎夭泰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由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閎夭泰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與夭於表反胞武粉反走子候反

從金子說此詩為賦體傳肅肅主罝而言此肅肅主人而言

傳○一章徐鉉說文通釋畧困之總名○疏杙橜也

杙音弋橜其月反

案說文椓擊也然當從手若從木者是椓㸈之刑今詩字從木葢古字通椓杙謂擊橜於地而張罝其上也

芣苢周南 八 民間婦人

經○詩緝有言采而得之為已有也采而聚之於地既為已有於是就地掇拾之又捋其子然後以衣

貯之而執其袵又扱袵於帶言之序也

此詩豈后妃逮下宫中之人有子者衆同采芣

苢以備免身相與賦而樂之乎

傳○一章車尺遮反

朱子之説謂化行俗美家室和平益教化流行

風俗淳美夫夫婦婦各得其宜家給人足繇役

不興莫不遂其生生之道故婦人以有子為樂

而同賦此詩也

三章貯展吕反盛也衽入錦反衣際也扱初洽反

與插同

漢廣周南 江漢游人

經

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悦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爲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思比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

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泳而絕無乘桴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兼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固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蔞之美比游女可謂盡美其肯歸嫁於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嘆咏其不可求也葢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

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反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泝洄也

傳（）一章竦息拱反〇詩緝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為漢水酈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為漢西源出隴西嶓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案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及水經所言者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氐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

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為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金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葢誤爾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為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為興元之境廣漢即鳳州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

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嶓冢益山勢連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爲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爲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專指興元之嶓冢或攷之未詳歟

蔡氏書集傳大别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别必列反○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

劏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緜
虒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
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州經導江至青城然則
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
海門縣湔子千反郫音疲虒音斯○前編岷山數
百峰大酉山為最大雪山三峰鬬其後冬夏如爛
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
江水正源也鬬丑蔭反○桴方于反○疏編竹木

曰檝小曰桴檝音伐○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疏蔞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案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為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

汝墳十周南 汝旁婦人

經

文王德澤漬人也深民日游於皡皡之中葢不

知紂之虐也及宫室臺榭陂池侈服為之不厭徵求繇役毒痛四海文王率域中之民以事之婦人綜理家事伐枚伐肄勤勞日久念其夫君切矣至其歸也語王政之酷烈若火始燄以彼之甚暴始知文王之至仁故具為辭道思念之常無怨悱之意樂父母在邇之可恃以虐政在遠而莫我加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

孔邇易地皆然也清疾賜反

傳○一章疏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疏惄本

訓思但饑之思食意如惄然故傳言饑之意而非

饑之狀小弁直訓思○二章肄以自反紐音令易

羊至反○三章爾雅魴魾注江東呼為鯿疏今伊

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

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也魾音

悲反鯿卑連反○疏赬淺赤○而勞之勞郎到反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人美文王后妃化及子孫

傳○一章麕俱倫反長知文反○疏麟麕身牛尾馬

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

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

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

者至仁則出中竹仲反○語録或問傳以麟興文

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

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于嗟

麟兮為指誰荅曰正指公子而言

愚案傳自是乃麟也以下正以麟為公子與語録合竊謂兩麟字説不同恐微有礙不知兩麟字皆指為子姓公族其意重在麟不須歸重於趾定角大率因趾定角之不安踐不抵不觸則足以見麟性之仁厚今但以麟之趾一句先立於上却以振振公子一句屬下文讀則意自見然公子之所以仁厚豈非文王后妃之化乎

序

桒傳謂關雎之應一語得之葢謂文王后妃有
關雎之德故其子姓公族皆有仁厚之應皆德
之盛不期而然者也天下無犯非禮以下皆失
詩意遂致說者以衰世之公子爲紂時列國之
公子鄭氏及疏謂如上古應麟之時鄭氏說經
却以麟比公子大率皆爲序所亂

傳○雍於用反○召公奭姬姓或以為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鵲巢 召南一 諸侯家人美夫人

傳○一章歐陽文忠公詩本義今所謂作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鳩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

生子往往墜鷙隕雛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

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

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此說取毛傳

毛亦就此詩而言之於禮它無所見恐詩人

亦攝盛言之爾諸侯送御車數未必如是之多

士昏禮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乘

南軒先生惟其專靜純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

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詩記鳩居鵲巢

以比天子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三章媵以證反娣特計反

采蘩召南二 諸侯家人美夫人

傳○一章爾雅蘩皤蒿注白蒿疏葉似艾麤於青蒿葉上有白毛麤澀俗呼蓬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可以為菹又曰春始生及秋香美可蒸爾雅又曰蘩之醜秋為蒿謂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也皤音婆○沼池之曲者○爾雅小洲

曰陼小陼曰沚○三章編步典反○被首服之名即周禮追師副編次之次注謂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疏謂次第髮長短鄭氏以意解之本詩疏髲髢者剪剔取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詩緝凡祭夫人首當服副不當服次或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追丁回反編布眠反髲皮寄反髢大計反剔即剃紒即髻

今案被之祁祁下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

去髲髢疏謂定本髲髢上無去字若是則鄭意謂祭服則副也今釋祭服而服髲髢矣於未祭則被而夙夜在公既祭則釋祭服仍服被舒遲而去非行禮之時威儀且如此則敬事不言可知矣

陶音遙禮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語録問采蘩詩若作祭事說自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

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
以蠶事而後同邪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草蟲三召南　諸侯大夫妻思其君子　興

序下傳謂恐亦夫人之詩

經

亦既見意之之辭也猶言若已見則我心降矣
葢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

傳○一章子金子感草蟲阜螽以思其夫故曰賦○

蠜音煩疏爾雅草蟲負蠜注常羊也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二章蕨虌也爾雅作虌疏江西謂之虌陸璣周秦曰蕨齊魯曰虌釋文初生似虌脚故名虌虌并列反○三章疏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今詳疏說薇與傳所指物似不同當攷○詩緝風雨傳云夷悅也人喜悅則心平夷其意一也

采蘋 召南四 家人美大夫妻能奉祭祀

經○詩記采盛湘奠所為非一端所歴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

傳○一章詩緝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其中者曰荇菜

其小者曰水上浮苹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為大
苹是也郭璞以蘋為今水上浮苹即江東謂之薸
是以小苹為大苹誤矣蘋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
不可茹之薸而乃可用以祭祀乎左傳曰蘋蘩薀
藻之菜蘋蘩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薸也今藻止可
養魚藻與薸同薀音藴○陸璣藻生水底有二種
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
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以其聚生故也二藻皆

可食熟煮挼去腥氣米麵糝蒸爲茹佳美挼奴禾

反○二章粗徂古反○菹側魚反周禮醢人注疏

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切葱若韭

實之醯以柔之殺其氣也齏菹之稱菜肉通令寀

䐑者薄切也此以肉言若以菜爲菹則麤切之以

醢和待其成也䐑之涉反○三章儀禮經傳通解

别子爲祖繼别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傳曰百世

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者百世不遷者

也注疏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别於正適故稱别子也此别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别子為其後世之始祖又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此國者亦謂之别子以上注疏言有兩等别子皆為後世祖 别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别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族人雖五世外與之絶族者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對小宗而言也時傳惟言大宗故今止言此 適音的禰乃禮反○主婦即宗婦○醢呼在反肉醬也

醓人注作醓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成又曰無骨曰醓凡葅醓皆豆實膊普博反莝倉卧反甀池爲反甖也

甘棠五召南　南國民思召伯

經○魯齋王文憲謂非召南詩

召公文王時行化此詩成王分陜後作

傳○一章本義蔽能蔽風日人可舍其下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樹之茂盛者也○白棠子白○疏草舍

草中止舍詩記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

作舍〇二章敗釋文有必邁反凡物自毀則如字

讀毀之則必邁反

行露六召南　南國女子守正

經

江漢之國清紂之惡已深雖被文王之化猶有

未能盡革其心當時蓋强暴之人有强委禽於

女子而不獲以致於訟者古者有罪之人不齒

於鄉嫁娶無所售而强暴之人終必罹於罪戾當時風化之美善者多而惡者間見人知此人它日必將獲罪不與為昏故曰無家謂終不能成家也○一章比謂行道之露厭浥出行者豈不欲夙夜而行然畏露之沾濡終不敢早出以比强暴之人罪必累其妻孥而其惡亦足以移人之善性夫男女者人之大倫豈不願蚤成室家然畏此雖有求而終不許二三章興謂雀鼠

本無角牙不能穿屋墉惡人本無家不可求昏

姻今乃穿屋墉而速我獄訟矣所以言誰謂雀

鼠無角牙今何以能穿屋墉乎誰謂惡人無求

昏姻之道今何以强欲求昏而致我於獄訟乎

然雀鼠終無角牙而惡人終無成家之理故雖

速我於獄訟終不與汝成室家之道而從汝甚

絕之之辭也

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

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云云

案列女傳說詩多違經意而說此詩有合於經劉氏或有傳與故附見於此以備參考

羔羊七召南詩人美南國大夫

傳○一章疏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

直言羔兼言羊以協句○疏紽總皆縫緎即縫之界古者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禮注紃施諸縫若今之絛是有組紃而施於縫中之驗素絲不為線也紃音巡英如字又音殃○疏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但君裘則純色大夫裘則豹袪為異袪丘於反袖口也

節儉謂有節制而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謂用財也謹身以節儉處事以正直則政教行而風

俗美國家閒暇故大夫退食自公而優游如此

此詩樂道其效也衣服有常總上兩句從容自得總下兩句節儉即衣服有常之事而正直則從容自得之本也

殷其靁召南八 大夫士之妻思其夫 毋

經○黄氏櫄實夫講義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人情之同然者朱子曰閔之深而無怨辭詩緝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為決辭知其未可

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摽有梅九召南　女子懼其嫁不及時

經○語録問摽有梅之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又曰如摽有梅女子自言昏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有如此者不可不知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人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朱子此言固亦疑此詩矣

摽有梅之詩女子守正也落於地者有梅而存

於樹者其實有七昏姻之時迫矣時雖迫然於衆士之求我者及其吉士而從之可也至於落而存者惟三則時愈迫矣昏姻之事不可逾及吉士之求者今從之可也謂之者有言辭以相告語也落於地之梅既以頃筐墍之是則實之存者絶無而時逾矣時雖逾而禮義不可廢其庶士之求我者必其命媒妁通辭意以盡禮儀然後從之可也豈因過時之小失而不全昏姻

之大禮乎此則召南之風化也

傳〇一章酢倉故反酸也

古人酬酢之酢本作醋醯醋之醋本作酢後人

兩易之莫能辯傳從古

小星 切召 南 衆妾美夫人

經〇詩記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

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裯而知命之不猶則

教化至矣

傳○一章齊側皆反謙愨貌遬音速猶蹙蹙也○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妾避女君之御日此當日字用彼文不取其義○疏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當夕往來舒而有儀諸妾不敢當夕肅肅然疾行夜晚始往及早來皆異於夫人○二章昴一名留故叶音留○裯音

單

江有汜 召南 十一 媵妾自喜

經○詩記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傳○一章復入之復扶又反○疏媵送也諸侯之娶二國媵之夫人自有姪娣二國之女亦各有姪娣故一娶九女大夫有姪娣士或娣或姪○三章濾

即閟字

野有死麕召南十二　詩人美女子貞潔

經○魯齋有二南相配圖謂甘棠後人思召伯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皆不足以與此

此淫奔之詩也錯簡在此氣象與二南諸詩不同雖欲曲說歸之於正終恐有礙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兩句是一詩大意麕之自死者遺於野人尚以為可食以白茅之潔者包之而去此

有女子懷春則吉士其誘之矣謂之懷春固非貞靜之人而又曰誘之非淫辭而何哉吉士猶言美男子也林之有樸樕野之有死鹿人尚以白茅包束之而去況此如玉之女而懷春之人安得不誘之也後章則懷春之女戒其淫亂之男曰汝當舒徐遲緩而來勿須相迫近感佩帨而致尨之吠益數相親尨或吠則必致父母家人之所知而不得遂其亂矣此其隂邪猾賊形

於言辭者也其鄭衛之風與然亦詩人斥淫者之辭非其自作也

傳○一章本草麞類甚多麏其總名今陂澤淺草之中多有之有有牙者有無牙者然牙不能噬麞與獐同諸良反○二章本草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象

何彼襛矣十三召南美王姬

經○語録問何彼襛矣何以録於召南曰也是有些

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只得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魯齋此王風也

○子金子二章男下女三章女從男

傳○一章戎戎字韻與茙茙同厚貌○襛本衣厚貌借作茙茙意○栘音移爾雅唐棣栘注疏似白楊江東呼夫栘一云薁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薁音郁○詩記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詩緝王姬不可見維見其車

故指車以言車中之人朱子人望其車而知其敬
且和也則其根於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二
章平王毛氏平正也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春秋書王姬歸於齊者二其一見莊之十一年
齊則桓公而非襄也其一見莊之元年者實襄
公時案桓十四年齊僖公卒而襄公諸兒立十
五年平王太子洩父之子桓王崩而莊王立暨
歸王姬襄立五年而莊王四年矣安知王姬非

莊王之女乎然則詩當曰齊侯而非齊侯之子當曰桓王之孫而非平王之孫也愚恐從舊說為是但正王未必獨指文王爾○宋彭汝礪奏疏王姬下嫁諸侯猶執婦道其事在下然本乃在乎上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化之而有所不能喻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delivered如此言齊字可與平王之義相配且不必詳考其人與時或為得之

録此以備叅考

序○傳引鄭氏曰至揄翟衆周禮王后之五路厭翟勒面繢總居二王后之六服揄翟居二所以謂下王后一等者乗服此車服也注疏凡言翟者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厭翟者次其羽使相迫以厭其本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蓋龍駹也王之馬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此王后之馬則不以飾勒而以雜色韋為馬當面飾也凡言

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垂為飾也繢畫文也以繒為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其於車之衡輨亦宜有之揄翟陳祥道禮書王姬亦揄狄特雉數與侯伯之夫人異耳餘見周南葛覃然則以下朱子之自言也衛碩人翟茀以朝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亦周禮文翟車以翟羽飾車之側而不厭貝水物謂以貝文飾勒之當面組總以組為總而施之如厭翟此翟車無蓋而

施幄於厭上揄音揺厭於涉反勒力德反馬頭絡

繢戶對反驄莫江反雜也鑣悲驕反馬銜也鞹古

緩反轂端鐵也茀芳勿反蔽也

令案翟茀以朝謂夫人始來見君所乘之車是

則夫人之盛而在厭翟之下者也今王姬所乘

下后一等是居重翟之下翟茀之上其禮尊於

諸侯夫人所以盛也

騶虞召南十四美王道成

經○語録騶虞之詩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賛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壹發五豝義也又曰騶虞詩仁在壹發之前

傳○一章葭見秦蒹葭○疏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二章蓬佃埤

雅蓬蒿屬

題下化及人深澤及物廣只就麟趾騶虞兩詩上說而以至於及於字中間遞過薰蒸透徹是上之和氣感動於人物者淪浹而無不備融液周徧是人物化育於上之德澤者博洽而無所遺上句豎說下句横說

序○傳謂與舊說不同○語録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之官終無甚意思○射義注樂官備者謂壹發五豝喻得

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

召南篇下○儀禮經注鄉飲酒之禮鄉大夫三年大比具鄉之賢者能者而賓興之主賓介獻酢工歌笙入間歌畢然後合樂鄉射之禮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主賓獻酢畢合樂不歌不笙不間燕禮君燕羣臣也亦獻酢歌笙間畢然後歌鄉樂合樂者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二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

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

二南相配圖　魯齋先生

關雎后妃之德　鵲巢夫人之德

葛覃后妃之本　采蘩夫人之職

卷耳思其君子　草蟲思其君子

樛木逮下也　江汜美媵也

螽斯不妬忌　小星無妬忌

桃夭及時也　摽梅及時也

兔罝賢人衆多　羔羊在位正直

芣苢和平之美　采蘋能循法度

漢廣無思犯禮　行露不能侵陵

汝墳閔其君子　殷靁閔其勤勞

麟趾關雎之應　騶虞鵲巢之應

右二南各十有一篇

召南有甘棠後人思召伯也何彼襛矣王風也

野有死麕淫詩也皆不足以與此

詩集傳名物鈔卷一